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五

中華書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 五

中 華 書 局

卷五目錄

古代地理研究講義	1
古代地理研究課旨趣書	1
案語	4
第一學期平時課題	23
學期試題	29
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33
關於“九州”之討論按語	42
州與嶽的演變	43
古史中地域的擴張	75
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	82
九州之戎與戎禹	118
寫在戴澤表的後面	143
附 楊毓鑫：禹貢等五書所記戴澤表	146
說丘	148
禹跡圖說	157
河南葉縣之長沮桀溺古蹟辨跋	161
兩漢州制考	167
春秋時代的縣	231
東漢的西羌	275
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	291
秦漢時代的四川	353

禹貢半月刊發刊詞	363
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編後	368
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編後	371
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校後	373
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編後	375
禹貢學會募集基金啟	378
禹貢半月刊三週年紀念辭	391
禹貢週刊發刊詞	394
辛未訪古日記	396

古代地理研究講義

古代地理研究課旨趣書*

現在開這門“古代地理研究”的功課，是要彌補上年“中國上古史”一課的缺陷，因為那時對於地理方面完全没有說到。

這“古代地理研究”一個名詞，甚不適當，實際上是“從故籍裏看中國人對於古代的疆域觀念和實際上漢以前的各時代的疆域我們所能彀知道的”。只因這個名詞太長，所以縮做了“古代地理研究”一名。

爲什麼說“古代地理研究”一個名詞不適當呢？因為我們的研究材料只限於故籍和發見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記載；至于那時實際的地理情狀，書本上和刻辭上記載的決不夠使我們明白。例如“洪水”是古代地理上的一件大事，但我們是有什麼法子可以證明洪水在古代確有這件事情呢，或者確沒有這件事情而只是一種傳說呢？要對於這種問題作明白的解答，非得先作地理學和地質學的研究而又加以實地調查不可。這種事情，我們現在還談

* 原載 1928 年 12 月 5 日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五集第五七至五八期合刊。

不到。

名爲研究古代地理而對於古代自然界的地理完全不明瞭，豈非失去了根本，豈非大笑話！所以我們應當自己知道，我們現在可以求到的智識是不充分的，我們研究的基礎是不堅實的。

但是，我們在這不充分的智識，不堅實的基礎上，畢竟有些工作可做。我們即使不能明白古代地理，也許可以明白古代歷史中的疆域的沿革。即使古代歷史中的疆域的沿革也不能十分明白，至少可以尋出一個研究的方法，使得將來有研究明白的希望。

我覺得我們可以着手的工作應當分成兩部分：

其一，搜集古人所說的“前代”的地理材料，照着他們所說的時代去編排，尋出一個他們的系統來。

其二，搜集古人所說的“當時”的地理材料，依了時代的次序去編排，看出實際上古代疆域的大概情形，豫備由我們手中建立一個新系統。

因爲這個緣故，現在編纂講義便照這樣做去：

講義甲種——舊系統的材料。集錄禹貢、職方、王會、山海經、淮南地形訓等文，看他們對於“分野”、“分州”、“四至”、“五嶽”、“四裔”、“五服”等主張是怎樣的，如何從不同而變爲同，如何從想像而變爲事實。

講義乙種——新系統的材料。從甲骨文中看商代地域；從金文、詩、書中看西周地域；從春秋、國語、左傳中看東周地域；從戰國策、先秦諸子中看戰國地域；從史記、漢書中看秦、漢地域。就把這些材料和甲種相比較而推求甲種諸篇的著作年代。

這是我們研究古代地理的初步工作。做了這一步工作，可以知道秦、漢一統的疆域是經歷了多少階段而成就的，這很整齊的分

野、分州……的系統是如何造出來的，他們爲什麼要這樣造。

我本年任課既多，諸種功課又須於半年內結束，還有許多推不掉的事務，我對於本門功課真不能加以細密的研究了。我只得依了我兩年前的見解整理出若干材料，希望在遍地的茅草中斬刈出一條新路。至于能否完成這個志願，要看諸君幫助我的力量如何。諸君比我空閒得多，如果對於這門功課感到興味的，請即用了全力去研究。讀書時不要怕寫筆記；心中有了問題時不要怕尋材料。假使會畫地圖的，最好每讀一篇時便畫出一幅地圖來。對於一件材料要分析；對於幾件分析過的材料要比較。只要分析和比較的工作做得多，自然會有新發見！在現在初換一種眼光的時候，不知有多少問題等待我們的提出，又不知有多少材料等待我們的使用。我們要細了心、大了膽，去應付這個好機會！

十七，十，一。

案語*

甲種

神農九州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一）

九州之說始於禹貢，禹爲夏王，故謂夏有九州。自職方篇出，逸周書及周官並錄之，而周亦有九州。夏與周兩代制度既定，於是重分九州一事遂爲開國時不可缺之大典，於是各代之九州遂以必須重分之故而無不別異。至緯書出，推此制於人皇，造其極端，始不可以復加。今錄王氏之文，附以命歷序諸篇，以當彼輩理想中之一代。吾人參校此等材料，可見其先後層次之清楚。最先，鄒衍憑其想像之力，擴大禹之九州，未遑詳定其制也。越三百餘年，緯書紛起，河圖括地象中爲之一一補綴，於是此大九州之說乃得成爲具體之記載。又越六百餘年，賈公彥徵引緯書，以作周禮疏，於是分畫此大九州者乃得其主名。而神農氏之疆域亦可作一略圖矣。至于王應麟，又以淮南子中之九州加之於神農，而神農九州之名目又有異同之爭矣。舉此一例，可知種種僞史絕非出於一日，造於一人；往往經歷千載，積累而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辨僞之難，正坐其源遠而流長也。

* 原載 1928 年中山大學油印古代地理研究講義；又刊於 1987 年 1 月文史集林第二輯。

史記五帝本紀中之黃帝疆域

黃帝之名始見於左傳僖二十五年卜偃之卜兆，曰：“黃帝戰於阪泉。”史記封禪書曰：“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吳陽在今山西隴縣；秦靈公則當戰國之始。按左傳之前身為國語，國語作於戰國，則所謂“戰於阪泉”者當是擷取當世傳說傳之卜兆耳。使此言不誤，是戰國時黃帝故事之根據地凡二：在西北者為吳陽，在東北者為阪泉。此故事或沿黃河而東流，自秦而分建於燕，未可知也。以百家之託古鳴高，適會有此新偶像出現，故黃帝遂成一傳說之中心，由天帝而轉為人王。雖以司馬遷之明知百家所言為不雅馴，終不能不承認有此一代而列之於五帝本紀之首，其傳說之強固可見。史記之言曰：“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又曰：“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儼然一統一寰宇之君主。又定其四至曰“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而黃帝之疆域乃差等於西周之世。又記其二子云“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而黃帝之地乃伸展於蜀中，又與秦國之擁有梁州相若。凡漢人對於古代地理，永不能免除一統觀念，亦永不能不將數百年中新辟之地，視作自古已然。司馬氏生當如此環境之中，雖有考信之志而未能明辨，故無足怪。其（五帝本紀贊）曰：“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以此語校黃帝四至，廣袤如一，是知司馬氏實以耳所及聞之各處長老所稱之黃帝風教，定為黃帝巡狩所到之地；倘彼行更遠，聞更多者，黃帝四至固當不止於是矣。又岱宗、湘山為秦、漢所封禪，唱封禪者每推之黃帝，凡山則漢武時方士直指為黃帝封禪者（見漢書郊祀志下，公玉帶言），流言可成事實，故司馬氏亦無疑而錄之。然司馬氏之時僅有此耳。更越數百年，封禪之說衰而分野分州之說盛，於是班固謂黃帝畫百里之國萬區，周

公職錄謂黃帝割地布九州，皇甫謐謂黃帝以十二次分天，以十二分地，凡向來所加於禹及周公之一套事業又舉以加之黃帝之身，是亦傳說演化之恒例也。

五帝德中之顓頊四海

(汪紹大戴禮記注補七)

顓頊氏之來歷不可知，觀周語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其力足以建星辰之位，則當為天神而非人。至五帝德，乃合之於黃帝之孫高陽，列為五帝之一。所謂乘龍以游之四海，北幽陵，南交趾，西流沙，東蟠木，實為秦、漢間人習唱之論調。（堯典曰：“宅南交”、“宅朔方曰幽都”。禹貢曰：“西被於流沙”。大招曰：“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方流沙，滂洋洋只”。惟“蟠木”不見於他書，予謂此即扶桑也，“蟠”[pan]與“扶”[pu]為雙聲，“木”即“桑”之簡字。離騷經云：“總餘轡乎扶桑”，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拂於扶桑”，“扶桑”亦作“扶木”。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是蟠木在湯谷。即堯典之暘谷也，堯典四宅，除西方未規定外，餘皆與顓頊四海同。當時四極之地惟東方為想像，其他皆可指實。）蓋燕將秦開襲破東胡，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時人視為極北之地，名曰幽陵（或曰幽州、幽都）。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逃亡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南海三郡，而象郡治在今越南，時人視為極南之地，名曰交趾（至漢，幽州、交州遂為政府制定之地名）。極南極北既已定，東西兩方又設想日月所出入之處為極，故有湯谷、昧谷、蟠木、虞淵諸名，而當時人之“天下”觀念於以凝固，故墨子節用中篇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此等

文字乃秦、漢人所作，廁入墨子、韓非子中者。) 大戴禮記 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凡此皆以當時之境界施之於古帝王，以爲古時亦如此者也。五帝德作於是時，故亦不能自外。其寫顓頊四海，此等言語搖筆即來，未嘗自覺；即使覺之，亦不自以爲逞臆也。何也？彼輩視古帝王爲全德之人，其所治之天下必完整而無缺也。越數百年至皇甫謐，又以五帝德規定四海爲未足，更爲之分布九州，遂指禹貢九州之名爲顓頊舊制；並曰：“顓帝所建，帝嚳受之”，以明其不變。試將皇甫氏之言與周語所云合觀，則顓頊建星辰而帝嚳受之，顓頊建九州而帝嚳又受之，是嚳乃一守成之君，如啟之敬承禹之道耳，何足以當五帝之一代耶！

堯典、皋陶謨中所說之地理

堯典、皋陶謨二篇記載唐、虞時代制度文物之美備，至矣盡矣。堯、舜之所以成爲中天之聖，垂世萬之憲者，翳此焉是賴。然吾人今日以歷史眼光觀之，則此二篇實以秦、漢之一統爲其背景，堯、舜等之傳說爲其資料，儒家理想之政治爲其骨幹而後著作者也。試就地理一端論，“南交、幽都”爲秦、漢疆域所至，爲秦、漢人習用之對舉之詞，已考辨於上篇。其他若“封十有二山”之爲秦始皇，明見於漢書 郊祀志。巡狩四方，同律度量衡，亦皆自秦始皇，此篇但以五行之說整齊之耳。至于既已“弼成五服，外薄四海，光天之下，共惟帝臣”，建設一大一統之國家矣，既以四岳治四岳，十二牧治十二州，十二師治一州，業於此大國家中設官分治矣，而又同時建立萬邦，班瑞群後，使封建與郡縣之兩制並行不悖，此則秦皇之所不喜而漢高之所優爲者。以漢書 地理志與高惠、景武兩功臣表合觀，其事甚明。且儒者必則古昔，稱先王，故視封建爲不可變易之制度，其借尚書以資鼓吹，亦自

可能。故堯典、皋陶謨之著作時代，最早不能過秦，最遲當在漢武帝之世。蓋漢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孝景又不好儒，故天下無治尚書者。而武帝初即位，漢興已六十餘歲，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趙綰、王臧等明儒學，下亦鄉之（上語見史記儒林傳、漢書郊祀志及晁錯傳）。故堯典、皋陶謨出於此時，舉封禪改正度之事屬之堯、舜，爲武帝做法之預備，且以適應朝野之要求。當時治尚書者既無人，故得從容置於二十八篇之首，售其欺僞。自此而後，說經之家紛紛爲堯、舜制度張皇幽眇，實皆痴人說夢耳。雖然，假使經師所言悉符作者之意，雖曰受欺，猶不愧爲善述者也；今則明明四岳而說爲五岳，明明十二州而說爲九州，明明五千里而說爲萬里，遷就他種之文籍與傳說而使堯典等失其原來之條理，固是作者之罪人也。故茲節錄原文於前，又選錄注語於後，以見西漢初人之唐、虞地理觀念與東漢以下人之唐、虞地理觀念之不同如此。

洪水之傳說及治水等之傳說

洪水爲古代地理上一大事，而古人言之者殊異實甚。二千年來，古代傳說爲儒家所統一，故吾人所知之洪水事件不出尚書與孟子二書所指示者。其發於堯時，平於禹手，平之之法爲疏導，已成天經地義。然稽之百家所言，則有謂其發於顓頊時，平於女媧手，而平之之法爲湮塞者。吾人若放寬眼界，自可承認此種傳說與尚書、孟子所言雖不同，而各占一傳說之地位則相等也。今輯錄舊文，分爲七目比次之。其中實以“東西周時人自承所受之禹澤”一項爲中心，從此種觀念、此種信仰上，使禹之人格日益擴大，於以致地平天成之偉績。而鯀、禹之爲郊爲社，又爲當時各地人自承衍禹之澤之所由來，蓋對於禮拜之偶像爲之增飾其神功聖德，自視爲其庇護下之一人，此亦古今之恒情也。是篇所輯

錄者，以戰國時材料爲多，西漢以後所起之傳說，若禹降無支祈等，不復臚列，以傳說既已統一，新創造者即不能更占勢力也。

禹貢

自禹貢之作，古代地理之偽系統獲得一強固之基礎。據是爲中心而上推之於炎、黃，下推之於殷、周。於是九州五服之說遂確實支配周以前之地理，成爲邃古之定制，自漢以來未有疑之者；不但不敢疑，亦不思疑也。然禹貢之出，其實甚晚。孟子稱禹抑洪水爲三聖大事之一，而不舉其“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之豐功。孟子言“夏曰貢”，而所言之貢乃是禹貢之所謂賦，非禹貢之所謂貢。孟子言禹決汝、漢，排淮、泗等治水之跡，而不據禹貢之導水章爲言，且與導水章亦相抵牾。孟子言“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不據禹貢之九州立說：謂今之土地乃與當年平水土之際相符，轉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豈但孟子如此，墨家以禹之形勞天下自處，奉禹爲理想中之模範人物，使禹貢真爲禹所作而載於六經者，彼輩宜如何抱守而表章之，乃默不道一言，若不知有此一書然，何其數典忘祖至此乎？又豈但墨子如此，六經異傳，百家雜語，蓋未有道及禹貢一字者。直至西漢景、武帝時，尚書二十八篇出，禹貢乃突占一重要地位，爲地理家不祧之祖。是則禹貢之編入尚書實在漢初，其著作時代必不能甚早可知。按其所列九州之名，冀則取於晉地，徐則取於徐戎，揚(jay)則取於越(jyet)之雙聲(自越滅吳，越地與魯接壤，魯爲徐州，見呂氏春秋)，荆則取於楚之異名，雍則爲秦都，此皆歷歷在晚周間者。若曰是悉契合於夏初，不亦怪乎！至梁州之地，於周爲不通中國之蜀，而秦司馬錯滅蜀在西曆紀元前三一六年。禹貢作者若存心以雍、梁分配秦地，其著作時代殆在此年之後？又以青州名齊(呂氏春秋云：“青州，齊也。”)，齊居東方，以五行家說次之，其德爲木，其色爲青，斯則青州一名乃依五行

之說而建立者。五行說始於戰國，其著作時代要當在戰國以下。惟堯典四宅，北至幽都，南至交趾，適符秦、漢境土，而禹貢則北至碣石，南至彭蠡與衡陽，尚是戰國疆域（其不列幽州，或是時燕國猶未襲破東胡，建立五郡），則禹貢之作疑在堯典之前。又九州是大一統之郡縣制，五服則爲封建制，觀五服中，上所以使下，下所以事上者皆內重而外輕，九州則因土田之肥瘠與所生產者以定貢賦，無內外之別，在同樣之版圖作兩個系統之組織，其不相容可知。然則此兩種制度當是戰國時帝制運動下之兩派學說，作者不察而誤合之也。此類問題可提出者尚多，姑舉數事以爲先導。今錄本篇原文於下而附九州、五服兩圖，以便觀覽。

辨禹貢及禹治水說書

（丁文江與作者信札三通）

六年前，我很想辨禹貢是戰國時的著作，但因職務的牽制，問題的繁多，到今不曾動手，六年前寫的綱要還是一個綱要。有了研究的興趣而得不到研究的環境，真是悵惘萬分。當時曾和丁在君先生通過幾次信，承他告我幾條地質學上的證據，把禹治水之說根本推翻，使我膽壯了不少。但他這封信只是隨便寫出的，還有許多證據他沒有舉出來，非常可惜。到現在他已成了政治上的罪人了！平心論起來，丁先生在學術上確有他的功績。北平的地質調查所是他創辦的，他們在研究地質之外更發現了許多地方的史前文化，使得中國的真古史伸展了二千餘年，使得號稱好古而實不能考古的中國人受着一種刺激，知道書本中的境界是很渺小的，這便是一個大貢獻。只因時代潮流太急劇了，以致任何人不能安心工作，把可以研究學問的學者捉弄得去經商，去做官，終至一敗塗地，思之痛心。禹治水故事的不足信，禹貢一篇的不足信，證據之多，辨論之難，不知要費多少功夫始可成爲定讞。這裏短短的幾封信，算得了什麼！不幸古今來沒有人做過這種研

究工作，我和丁先生雖想做這種工作而亦不能如願，所以只得把這幾通短札列入講義，總算對於這一方面指出了一個可以進展的道路。正如朱熹、吳棫對於偽古文尚書的懷疑不過寥寥幾句話，但只要他們的話能夠開發梅鷟、閻若璩們的勇氣，這成績可就大了。

衛聚賢禹貢考

衛先生這篇文章，是用現代的眼光，現代的方法來研究禹貢的第一篇。固然他只費了很短的時間草成，算不得完密，但平常人沒有注意到而給他提出的大問題（例如袒護雍州，不知河套等）實在不少。有了這篇文章開了一條路，沖了一次鋒，要繼續加功就比較容易多了。莊子上說得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我們不能把最後的成功責備到作始的人的身上；只要我們有追跡作始的人的腳步的勇氣，有徹底解決一個問題的耐性，將來的成就決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中之禹貢地理

禹貢為古代惟一之地理書，而其地理實不易言，若九河、三江、九江、黑水、三危、碣石……之類，並難考定。蓋禹貢作於戰國之時，文籍無徵，聞見有限，故有成於記憶之誤者，亦有實不知而出於想像者。後人信為禹作，又信為禹親歷天下後作，承認為絕對之是，故雖不可通者亦必委曲以求其通，至必不可通時則以一名分屬之於二三地，此禹貢地理之所以多歧說也。蔣廷錫此書以當代地名釋古地，甚便瀏覽；且臚列衆說亦甚簡明，故錄入講義。惟蔣氏生於清初，所用地名俱據康熙時輿圖，包甘肅於陝西，包安徽於江南，名青海曰西番，其府州縣之名及其轄屬亦多與清末不同。諸君有暇，更依中華民國之輿圖而改釋之可也。

又篇末所以附錄楊守敬禹貢九州圖說者，將以見禹貢疆域之

變化實隨各時代之疆域觀念而變化者也。禹貢揚州之域，南止彭蠡，僅在江西北部耳。蔣廷錫釋之曰：“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此非蔣氏故意將揚州疆域擴大，乃歷代學者見當世境界南至粵海，不敢使浙、閩、粵諸地不包於禹域之中，故雖禹貢無其文，轄境又過廣，不能顧也；蔣氏承其說耳。至楊守敬時，中國殖民於南洋者多矣，地理學者對於海國之聞見亦廣矣，故遂毅然曰：“揚州之‘島夷’當以琉球、呂宋諸國當之。”而禹貢之揚州於是越海而推至南洋，其本州南北相距殆已五千里矣。至今日，“暨南”（取於禹貢之“朔南暨”）一名殆已爲南洋群島之總稱。陳列館曰暨南館（見清末南洋勸業會），大學曰暨南大學（在上海），此又戰國、秦、漢間人謂極南爲交趾者所不及料，而將來苟有作新禹貢者自不難使神禹導山、導水於爪哇、蘇門答臘之間可知也。

五藏山經

自周以來，對於禹之觀念不出二種：平水土，主山川，一也，驅龍蛇，象百物，二也。禹貢、禹本紀、山海經之作，皆從此兩種觀念出發，而舉作者之地理智識、物產智識，與其所想像之整個宇宙以盡歸於禹。禹本紀亡矣，世之人徒以禹貢平實，山海經譎詭，遂奉禹貢爲聖經而屏山海經於小說，不知自傳說之地位觀之固不當有軒輊之情也。然山海經固非一世之書，山經與海經各成一體系，而山經兼詳川流，意者所謂“主名山川”，殆即指此。山經本有“五藏”之名，故今仍焉，而與海經分離，是書分南、西、北、東、中五部，方向道里叙述至明，不難爲之開方計里以作一完密之地圖。其所載地名雖不可悉知，亦不可知其信有與否，然自其可知者觀之，則西南至蜀中，東南至會稽，西北至積石，北至幽都，東至泰山，雖導山脈絡不與禹貢同，而境域廣狹乃甚相似，是知山經之作猶在戰國之時；若已屆秦、漢，安肯

舍閩中、南海、桂林、交趾而不一言乎？

海外四經

海外四經凡分四部分：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南經也；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西經也；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北經也；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東經也。其所載外國名號皆以其國人之狀貌爲名，而其狀貌皆有異於中國：肢體之有羨餘者曰三身、三首、長臂、長股；肢體之有缺失者曰一臂、一目、無臂、無腸。要之，海外諸國者，皆以目見之海內人之肢體增減而成者也。山經尚參以真實之山川，而此則盡出於想像。吾人讀之，可見戰國、秦、漢間人對於最遠之地域其見解蓋如此。經文本於圖畫，觀“羿與鑿齒戰”一條可知。其云“一曰”者，則劉歆或郭璞取以校勘之別一本也。校勘者不止一本，故或有兩“一曰”，或以“一曰”與“或曰”對舉。崔懷瑾先生於史記探源中辨終始五德之說，以爲呂氏春秋十二紀之“勾芒”“祝融”諸名皆劉歆所屬人，其語或不爲人所信。今按此南經之末曰“南方祝融”，西經之末曰“西方蓐收”，北經之末曰“北方禺彊”，東經之末曰“東方勾芒”，其排列齊整，亦爲劉歆所附。何以明之？此經各物循圖而相承，不容雜廁，西經末第二行云“長股之國在雄常北”，北經首云“無臂之國在長股東”，則雖分兩經而文實聯接，豈應列於上下皆無關之“西方蓐收”乎！劉歆竄亂舊文，此亦一確證也。

海內四經

海內四經所記載者，大概如堯典之四宅，禹貢之要服荒服，爾雅釋地之四極，主於叙邊裔，故閩、倭、匈奴、犬戎、東胡、西胡、朝鮮、巨燕、大夏、月支諸蠻夷名甚多。此漢人所作邊疆地理書。雜以想像及舊傳說，而托之於禹、益者也。其序列一如海外經，以“南、西、北、東”爲次。其文由圖畫而來，故狃狃條